

史通

豐子愷題

史通——二冊

民國十五年三月發行

定價一元四角

版權所有

校讀者 曹聚仁

發行者 黃濟惠

印刷者 梁溪圖書館

總館上海四馬路……分館杭州保佑坊

總發行所 梁溪圖書館

全國及各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

梁溪圖書館出的

國故學大綱上卷

曹聚仁著——一冊——定價一元六角

中下卷在印刷中

本書是……搜集古代近時國故學的精英，加以關於國故學的研究論文和平民文學，真可說是中國文學壇上第一部的著作！高中大學的好課本

讀史通雜識

龔聚仁

一、史通通釋與史通削繁

去冬，偶然潮起了讀史的衝動，想在短期間細讀三大名著，關於史學的名著：劉知幾的史通、鄭樵的二十略、章實齋的文史通義。首先翻開，便是劉知幾的史通。

關於古籍的版本，我全無經驗；不過要讀一種書，總得用一種本子。既然借不到四部叢刊本的史通，只好拿史通通釋和史通削繁來讀，結果，使我得到許多奇異的觀念。彷彿告訴我們：古人讀書，有許多是傻的！史通是討論史學的著述，那末，浦起龍的通釋總該莫忘記「史學」這一個字。翻開書來一看，第一篇便讀到一二句首提史字，揭出全書眼

目。『數語勒清記言』『數語轉遞』……等等『通釋』。使我幾疑史通是劉知幾的闡墨，浦老師替它加些眉評，而讀史通的都是鑽文學孔道的人，要從浦老師的通釋裏學些文章筆法。更可怪的六家第一段按語中有『欲溢爲七而無欠，欲減爲五則不全，是史通總挈之綱領也。』等語，我真不知道他講些什麼！這般的通釋可以代表古代註釋家的大部分，治絲益棼，可說全無價值！

章實齋先生二十歲時，購得吳注庾開府集，有『春水望桃花』句，吳注引月令章句云『三月，桃水下。』先生之父抹去其注，而評於下曰，『望桃花於春水之中，神思何其綿邈！』先生彼時便覺有會。回視吳注，意味索然矣。這一段故事，說穿了古人註解的無聊，實在指示我們讀古書要脫除訓詁牢籠。古人注書，最上乘的如裴松之注三國志，陸澄劉昭注

兩漢書，劉彤注晉紀，劉孝標注世說，『掇異史之異辭，補前書之所闕』，真是不可多得。其次如韓嬰作內外傳，戴聖論石渠，服虔作春秋左傳解，鄭玄箋注羣經，發明義例，商榷異同，也如「鳳毛麟角」。其次如朱熹注四書，在註解中申說自己的學說，雖是附會攀牽，却和學術上還有些關係。更次則如李善註文選，只於典故源流有詳細的引載，已是「爲用甚微」。至如劉紫山註東萊博議，但註出處，本義仍晦，那真「買櫝還珠」了！這浦氏的史通通釋，不但不能追蹤裴松之，竟連李善都比不上；較之劉紫山的東萊博議，真在「伯仲之間」！如六家篇「胡越」註，謂「鄒陽獄中」，上梁孝王書云：「意合則胡越爲兄弟，不合則骨肉爲讎敵」。他何曾替我們解釋過什麼？事實上固然不能確定劉知幾是援用這個典故，古書上又決不止這書中有「胡越」一詞，他這麼註起來，真像古先生的「拉

得開，收得攏，「使我們『莫名其妙』。『吾家』子建有云：『文之佳惡，吾自得之；後世誰相知？定吾文者邪？』」讀了浦起龍的通釋，不能不想起這幾句話。所以這一類的註釋，還不如拉雜付之一炬！

紀昀的史通削繁，比浦氏的史通通釋，的確高明得多。他「偶以暇日，卽其本細加評閱，以授兒輩，所取者記以朱筆，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，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。除二色筆所點外，排比其文，尙皆相屬，因鈔爲一帙。核其菁華，亦大略備於是矣。」他並且以『昔郭象註莊子書，蓋多刪節。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，而今本不載者，皆象所芟棄者也。例出先民，匪我作古』來維護他自己的體例。不過我對於他的芟棄本文，雖是「例出先民，匪我作古」，雖是「核其精華，略備於是」，總覺得是不應該的。一則各人觀察點不同，刪者以爲「精華」，在讀者也許以爲「糟粕」。

刪者以爲「支蔓」在著者或許以爲「焦點」卽以史通而論載言一篇，在劉氏史學中，實關重要。他說：『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，統遺逸於表志，雖篇名甚廣而言無獨錄。愚謂凡爲史者，宜於表志之外，更立一「書」。』若人主之制冊誥令，羣臣之章表移檄，收之紀傳，悉入書部，題爲制冊書章表書以類區別。他皆放此，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者也。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，故風雅比興，非三傳所取。自六義不作，文章生焉；若韋孟諷諫之詩，揚雄出師之頌，馬卿之書，封禪賈誼之論，過秦諸如此文，皆施紀傳。竊謂宜從古詩例，斷入書中，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，夏書包五子之詠是也。』這是他的創見，我們卽或見解不同，如何可以將它埋沒掉呢？紀氏的削繁，以主觀爲去取，這是大錯的。二則史家見解，每多高出凡庸，有些地方，竟可使人聞而駭走。我們萬不該以爲可駭，便忍心害理割棄掉。

史通疑古篇在本書可說是最精采的部分，在學術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。他說：『虞書之美放勳也，云「克明俊德」而陸賈新語又曰「堯舜之人比屋可封」，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。』又說：『堯典序又云：「將遜於位，讓于虞舜。」孔氏注曰：「堯知子丹朱不肖，故有禪位之志。」案汲冢瑣語云：「舜放堯於平陽」，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，識者憑斯異說，頗以禪授爲疑；然則觀此二書，已足爲證者矣。而猶有所未覩也？何者？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，而列君於帝者，得非舜雖廢堯，仍立堯子，俄又奪其帝者乎？觀近古有姦雄奮發，自號勤王，或廢父而立其子，或黜兄而奉其弟，始則示相推戴，終亦成其篡奪，求諸歷代，往往而有，必以古方今，千載一揆。斯則堯之授舜，其事難明，謂之讓國，徒虛語耳！你看，他的識力胆量，多麼偉大！紀氏竟而將它芟削無遺，眞所謂「

愚而好自用！

二、劉知幾與史通

漫漫長夜，羣衆都在摸索徬徨中，這時，做我們的嚮導，全靠那「高掌遠蹠」的先覺者。劉知幾便是唐代的先覺者，他的史通，永遠在學術史上站很高的地位。梁啓超云：『劉氏事理縝密，識力銳敏；其勇於懷疑，勤於綜核，王充以來，一人而已。其書中疑古惑經諸篇，雖於孔子亦不曲循，可謂最嚴正的批評態度也。』這是很確當的批評！

知幾在史館近三十年，可奈不甚得意。那時，朝廷設局修史，『人自以爲荀袁，家自稱爲政駿，每欲記一事，載一言，皆擱筆相視，含毫不斷，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。』又史官注記，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，宗尙書則云宜多隱惡，十令九牧，其令難行，一國三公，適從何在？』他

處在這動受掣肘的環境中，『凡所著述，嘗欲行其舊議，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官，每與其鑿柄相違，齟齬難入，故其所載削，皆與給浮沉；雖自謂依違苟從，然猶大爲史官所嫉。』所以他『鬱快孤憤，無以寄懷，必寢而不言，嘿而無述，又恐沒世之後，誰知予者？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。』

知幾對於史學，蓋有天授。『年在紈綺，便受古文尙書，每苦其辭艱瑣，難爲諷讀！雖屢逢捶撻，而其業不成。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，每廢書而聽；逮講畢，卽爲諸兄說之，因竊嘆曰：「若使書皆如此，吾不復怠矣。」先君奇其意，於是始授以左氏，椿年而講誦都畢，……所講雖未能詳解而大義略舉，……次又讀史及三國志，既欲知古今沿革，歷數相承，於是觸類而觀，不假師訓，自漢中興已降，迄乎皇家實錄，年十有七而

窺覽略周。……其所悟者，皆得之襟腑，非由染習。故始在總角，讀班固兩漢，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，後書宜爲更始立紀。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，於是赧然自失，無辭以對。其後見張衡范曄集，果以二史爲非；其有暗合於古人者，蓋不可勝紀。『他著史通，也十分自負。』史通之爲書也，蓋傷當時載筆之士，其義不純，思欲辨其指歸，彈其體統。其書雖以史爲主，而餘波所及，上窮王道，下揆人倫。……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，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；而此書多譏往哲，喜述前非。』這話可以和鄭樵所謂『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，名之曰略。凡二十略，百代之憲章，學者之能事，盡於此矣。其五略，漢唐諸儒所得而聞，其十五略，漢唐之儒所不得而聞也。』章學誠所謂『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，實有不得已而發揮，爲千古史學闢其榛蕪。』相表裏，真是「莫

道於心，先後輝映！

知幾對於史學上的貢獻，最大的莫如糾正古代史家主觀的態度。他以爲『明鏡之照物也，妍媸必露，不必毛嬙之面，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；虛空之傳響也，清濁必聞，不以縣駒之歌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。夫史官執簡，宜類於斯；苟愛而知其醜，憎而知其善，善惡必書，斯爲實錄。』又謂『又書事之法，其理宜明，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與，則前後相會，討一人之出入，則始末可尋……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，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。』所以他不但疑古，並敢惑堅；不但糾正班馬，並敢大胆譏評孔丘。他所列舉的十二未喻，如：『夫子修春秋，多爲賢者諱；狄實滅衛，因桓而不書；河陽召王，成文美而稱狩；斯則情兼向背，志懷彼我，苟書法其如是也，豈不使爲人君者，靡憚憲章，雖玷白圭，無慚良史也乎？』又如『春秋記

它國之事，必憑來者之辭；而來者所言，多非其實；或兵敗而不告，君弑而不以弑稱……皆承其所說而書，遂使真偽莫分，是非相亂。」又如：『案汲冢竹書、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，如重耳出奔，惠公見獲，書其本國，皆無所隱。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，則不然，何者？國家事無大小，苟涉嫌疑，動稱恥諱，原諛來世，奚獨多乎？』真有胆有識，看得到，說得出！往古來今，敢這般光明正大，懷疑孔丘，能有幾人？中國史學界本來受孔丘所謂「褒貶」的流毒很多，而知幾在那時已經看到了。

在歷史中，顯然告訴我們：人類是進化的，思想是變遷的。所以知幾生在千百年以前，還比千百年以後的林琴南思想進步些。林氏謾罵語體文，說是「引車賣漿」者所用，不配登大雅之堂。知幾却說：『天地辰久，風俗無恆。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而作者皆怯書今語，勇效昔言，不其』

惑乎？』我們看了這話，心裏該有什麼感想！我們統看史通言語及雜說諸篇，覺得他對於「方言」的價值，有澈底的了解。他說：『時人出言，史官入記，雖有討論潤色，終不失其梗概者也。夫三傳之說，既不習於尚書，兩漢之詞，又多違於戰策，足以驗毗俗之遞改，知歲時之不同。而後來作者，通無遠識，記其當世口語，罕能從實而書，方復追效昔人，示其稽古。是以好丘明者，則徧摸左傳；愛子長者，則全學史公；用使周秦言辭，見於魏晉之代；楚漢應對，行乎宋齊之日。而偽修混沌，失彼天然。今古以之不純，真偽由其相亂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，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詞，雖言似春秋，而事殊乖越者矣。』又說：『夫以記宇文之言，而動遵經典，多依史漢，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，而辯類蘇張；賈生敘鵬鳥之辭，而文同屈宋，施於寓書，則可求諸實錄，則否矣。』這些治，我們讀了，更該有

什麼感想！總之，跟着人瞎跑，捧着古董不放的人們，決不會有什麼成就。在學術史上佔一頁的先覺者，決不是那些「糊塗虫」。我讀了史通，更明白反時代思潮的落伍者，自然會在天演淘汰之列！

關於古代史的著述，知幾提出許多重要的意見和重要的批評。他自己因為處在史館，全無發展餘地，所以對於設局修史，認為十分不好。辨職篇反覆說明這個意思。他以為『設官分職，紵績課能，欲使上無虛授，下無虛受，其難矣哉！』他認清修史者須是一：『彰善貶惡，不避強禦。』二：『編次勒成，鬱為不朽。』三：『高才博學，名重一時。』而『近古每有撰述，必以大臣居首……凡庸賤品，飽食安步，坐嘯畫諾，當官卒歲，竟無刊述。』因此他痛罵道：『彼史曹者，崇局峻宇，深附九重，固素餐之窟宅，尸祿之淵藪也！凡有國有家者，何事於斯職哉？』因此，他主張：『深識之士，

退居清靜，杜門不出，成其一家。——這是第一重要意見。

知幾不主張「天文」「藝文」立志，而主張爲「都邑」「氏族」「方物」立志，不主張史中立「表」，而主張表志之外，更立一「書」，因爲「兩曜百星，麗於玄象，非如九州萬國，廢置無恆，故海田可變而景偉無易……必欲刊之國史，施於何代不可也？」所以說「天文不必立志，又因『伏羲已降，文籍始備，逮於戰國，其書五車……古之所制，我有何力……前志已錄，而後志仍書，篇目如舊，頻煩互出……詳求厥義，未見其可』」，所以說「藝文不必志」。至於他所以主張爲「都邑」「氏族」「方物」立志者，因爲：

A、『宮闕制度，朝廷軌儀，前王所爲，後王取則……經始之義，卜揆之功，經百王而不易，無一日而可廢……爲國史者，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股之上。』